

太史公曰

史记中共有 126 篇太史公曰

001 五帝本纪

[27] 太史公曰：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。然尚书独载尧以来；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，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空桐，北过涿鹿，东渐於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，总不离古文者近是。予观春秋、国语，其发明五帝德、帝系姓章矣，顾弟弗深考，其所表见皆不虚。书缺有间矣，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。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余并论次，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。

002 夏本纪

[28] 太史公曰：禹为姒姓，其後分封，用国为姓，故有夏后氏、有扈氏、有男氏、斟寻氏、彤城氏、褒氏、费氏、杞氏、缙氏、辛氏、冥氏、斟戈氏。孔子正夏时，学者多传夏小正云。自虞、夏时，贡赋备矣。或言禹会诸侯江南，计功而崩，因葬焉，命曰会稽。会稽者，会计也。

003 殷本纪

[34] 太史公曰：余以颂次契之事，自成汤以来，采於书诗。契为子姓，其後分封，以国为姓，有殷氏、来氏、宋氏、空桐氏、稚氏、北殷氏、目夷氏。孔子曰，殷路车为善，而色尚白。

004 周本纪

[72] 太史公曰：学者皆称周伐纣，居洛邑，综其实不然。武王营之，成王使召公卜居，居九鼎焉，而周复都丰、镐。至犬戎败幽王，周乃东徙于洛邑。所谓“周公葬毕”，毕在镐东南杜中。秦灭周。汉兴九十有馀载，天子将封泰山，东巡狩至河南，求周苗裔，封其後嘉三十里地，号曰周子南君，比列侯，以奉其先祭祀。

005 秦本纪

[69] 太史公曰：秦之先为嬴姓。其後分封，以国为姓，有徐氏、郟氏、莒氏、终黎氏、运奄氏、菟裘氏、将梁氏、黄氏、江氏、脩鱼氏、白冥氏、蜚廉氏、秦氏。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，为赵氏。

006 秦始皇本纪

[116] 太史公曰：秦之先伯翳，尝有勋於唐虞之际，受土赐姓。及殷夏之间微散。至周之衰，秦兴，邑于西垂。自繆公以来，稍蚕食诸侯，竟成始皇。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，地广三王，而羞与之侔。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！曰：

007 项羽本纪

[188] [188.1] 太史公曰：吾闻之周生曰“舜目盖重瞳子”，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邪？何兴之暴也！[188.2] 夫秦失其政，陈涉首难，豪杰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胜数。然羽非有尺寸乘势，起陇亩之中，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“霸王”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[188.3] 及羽背关怀楚，放逐义帝而自立，怨王侯叛己，难矣。自矜功伐，奋其私智而不师古，谓霸王之业，欲以力征经营天下，五年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，尚不觉寤而不自责，过矣。[188.4] 乃引“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”，岂不谬哉！

008 高祖本纪

[92] [92.1] 太史公曰：夏之政忠。忠之敝，小人以野，故殷人承之以敬。敬之敝，小人以鬼，故周人承之以文。文之敝，小人以僂，故救僂莫若以忠。三王之道若循环，终而复始。周秦之间，可谓文敝矣。秦政不改，反酷刑法，岂不缪乎？故汉兴，承敝易变，使人不倦，得天统矣。朝以十月。车服黄屋左纛。葬长陵。

009 吕太后本纪

[54] [54.1] 太史公曰：孝惠皇帝、高后之时，黎民得离战国之苦，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，故惠帝垂拱，高后女主称制，政不出房户，天下晏然。

010 孝文本纪

[44] [44.1] 太史公曰：孔子言“必世然後仁。善人之治国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”。诚哉是言！[44.2] 汉兴，至孝文四十有馀载，德至盛也。廩廩乡改正服封禅矣，谦让未成於今。呜呼，岂不仁哉！

011 孝景本纪

[29] [29.1] 太史公曰：汉兴，孝文施大德，天下怀安，至孝景，不复忧异姓，而晁错刻削诸侯，遂使七国俱起，合从而西乡，以诸侯太盛，而错为之不以渐也。[29.2] 及主父偃言之，而诸侯以弱，卒以安。安危之机，岂不以谋哉？

012 孝武本纪

[53] [53.1] 太史公曰：余从巡察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。[53.2] 入寿宫侍祠神语，究观方士祠官之言，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，具见其表里。[53.3] 後有君子，得以览焉。[53.4] 至若俎豆珪币之详，献酬之礼，则有司存焉。

013 三代世表

[1] [1.1] 太史公曰：五帝、三代之记，尚矣。[1.2]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，周以来乃颇可著。[1.3]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，纪元年，正时日月，盖其详哉。[1.4] 至於序尚书则略，无年月；或颇有，然多阙，不可录。[1.5] 故疑则传疑，盖其慎也。[2] [2.1] 余读谍记，黄帝以来皆有年数。[2.2] 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，古文咸不同，乖异。[2.3] 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，岂虚哉！[2.4] 於是以五帝系谍、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。

014 十二诸侯年表

[6] [6.1] 太史公曰：儒者断其义，驰说者骋其辞，不务综其终始；历人取其年月，数家隆於神运，谱谍独记世谥，其辞略，欲一观诸要难。[6.2] 於是谱十二诸侯，自共和迄孔子，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，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。

015 六国年表

[8] [8.1] 太史公曰：余於是因秦记，踵春秋之後，起周元王，表六国时事，迄二世，凡二百七十年，著诸所闻兴坏之端。[8.2] 後有君子，以览观焉。

017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

[1.1] 太史公曰：殷以前尚矣。

018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

[1.1] 太史公曰：古者人臣功有五品，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，以言曰劳，用力曰功，明其等曰伐，积日曰阅。

020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

[1] [1.1] 太史公曰：匈奴绝和亲，攻当路塞；闽越擅伐，东瓯请降。 [1.2] 二夷交侵，当盛汉之隆，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。 [2] [2.1] 何者？自诗书称三代“戎狄是膺，荆荼是征”，齐桓越燕伐山戎，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，秦缪用百里霸西戎，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。 [2.2] 况乃以中国一统，明天子在上，兼文武，席卷四海，内辑亿万之众，岂以晏然不为连境征伐哉！ [2.3] 自是後，遂出师北讨彊胡，南诛劲越，将卒以次封矣。

021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

[2] 太史公曰：盛哉，天子之德！一人有庆，天下赖之。

022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

[1] 太史公曰：汉兴以来，将相名臣，功臣侯表载之矣。

023 礼书

[1.1] **太史公**曰：洋洋美德乎！宰制万物，役使群众，岂人力也哉？ [23.1] **太史公**曰：至矣哉！立隆以为极，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。

024 乐书

[1.1] **太史公**曰：余每读虞书，至於君臣相敕，维是几安，而股肱不良，万事堕坏，未尝不流涕也。 [19.1] **太史公**曰：夫上古明王举乐者，非以娱心自乐，快意恣欲，将欲为治也。

026 历书

[3.1] **太史公**曰：神农以前尚矣。

027 天官书

[111] **太史公**曰：自初生民以来，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？及至五家、三代，绍而明之，内冠带，外夷狄，分中国为十有二州，仰则观象於天，俯则法类於地。天则有日月，地则有阴阻。天有五星，地有五行。天则有列宿，地则有州域。三光者，阴阻之精，气本在地，而圣人统理之。

028 封禅书

[109] 太史公曰：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。入寿宫侍祠神语，究观方土祠官之意，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，具见其表里。後有君子，得以览焉。若至俎豆珪币之详，献酬之礼，则有司存。礼载“升中”，书称“肆类”。古今盛典，皇王能事。登封报天，降禅除地。飞英腾实，金泥石记。汉承遗绪，斯道不坠。仙闾、肃然，扬休勒志。 ∴∴

029 河渠书

[14] 太史公曰：余南登庐山，观禹疏九江，遂至于会稽太湟，上姑苏，望五湖；东闾洛汭、大邳，迎河，行淮、泗、济、漯洛渠；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；北自龙门至于朔方。曰：甚哉，水之为利害也！余从负薪塞宣房，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。 ∴∴

030 平准书

[48] **太史公**曰：农工商交易之路通，而**龟贝金钱刀布之币**兴焉。所从来久远，自**高辛氏**之前尚矣，靡得而记云。故书道**唐虞**之际，诗述**殷周**之世，安宁则长庠序，先本绌末，以礼义防于利；事变多故而亦反是。是以物盛则衰，时极而转，一质一文，终始之变也。**禹贡九州**，各因其土地所宜，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。**汤武**承弊易变，使民不倦，各兢兢所以为治，而稍陵迟衰微。**齐桓公用管仲**之谋，通**轻重之权**，徼山海之业，以朝**诸侯**，用区区之**齐**显成霸名。**魏用李克**，尽地力，为疆君。自是以後，**天下**争於**战国**，贵诈力而贱仁义，先富有而後推让。故**庶人**之富者或累巨万，而贫者或不厌糟糠；有国疆者或并群小以臣**诸侯**，而弱国或绝祀而**灭**世。以至於秦，卒并海内。**虞夏**之**币**，**金**为三品，或黄，或白，或赤；或**钱**，或**布**，或**刀**，或**龟贝**。及至秦，中一国之**币**为等，**黄金**以溢名，为上**币**；**铜钱**识曰**半两**，重如其文，为下**币**。而**珠玉**、**龟贝**、**银锡**之属为**器饰**宝藏，不为**币**。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。於是外攘**夷狄**，内兴功业，海内之士力耕不足**粮饷**，女子纺绩不足衣服。古者尝竭**天下**之资财以奉其上，犹自以为不足也。无异故云，事势之流，相激使然，曷足怪焉。 ……

031 吴太伯世家

[42] [42.1] **太史公**曰：**孔子**言“**太伯**可谓至德矣，三以**天下**让，民无得而称焉”。余读**春秋古文**，乃知**中国**之**虞**与**荆蛮****句吴**兄弟也。**延陵季子**之仁心，慕义无穷，见微而知清浊。呜呼，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！

032 齐太公世家

[81] 太史公曰：吾適齊，自泰山属之琅邪，北被于海，膏壤二千里，其民阔达多匿知，其天性也。以太公之圣，建国本，桓公之盛，修善政，以为诸侯会盟，称伯，不亦宜乎？洋洋哉，固大国之风也！

033 鲁周公世家

[25] [25.1] 太史公曰：余闻孔子称曰“甚矣鲁道之衰也！洙泗之间断断如也”。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，何其乱也？隐桓之事；襄仲杀適立庶；三家北面为臣，亲攻昭公，昭公以奔。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，而行事何其戾也？

034 燕召公世家

[23] [23.1] 太史公曰：召公奭可谓仁矣！甘棠且思之，况其人乎？燕迫蛮貉，内措齐、晋，崎岖疆国之间，最为弱小，几灭者数矣。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，於姬姓独後亡，岂非召公之烈邪！

035 管蔡世家

[23] 太史公曰：管蔡作乱，无足载者。然周武王崩，成王少，天下既疑，赖同母之弟成叔、匡季之属十人为辅拂，是以诸侯卒宗周，故附之世家言。[40] 太史公曰：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僂负羁，乃乘轩者三百人，知唯德之不建。及振铎之梦，岂不欲引曹之祀者哉？如公孙彊不脩厥政，叔铎之祀忽诸。 ∴∴

036 陈杞世家

[31] 太史公曰：舜之德可谓至矣！禅位於夏，而後世血食者历三代。及楚灭陈，而田常得政於齐，卒为建国，百世不绝，苗裔兹兹，有土者不乏焉。至禹，於周则杞，微甚，不足数也。楚惠王灭杞，其後越王句践兴。 ∴∴

037 卫康叔世家

[50] 太史公曰：余读世家言，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，弟寿争死以相让，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，俱恶伤父之志。然卒死亡，何其悲也！或父子相杀，兄弟相灭，亦独何哉？ ∴∴

038 宋微子世家

[56] 太史公曰：孔子称“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，殷有三仁焉”。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，国以不宁者十世。襄公之时，修行仁义，欲为盟主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，故追道契、汤、高宗，殷所以兴，作商颂。襄公既败於泓，而君子或以为多，伤中国阙礼义，褒之也，宋襄之有礼让也。

039 晋世家

[146] 太史公曰：晋文公，古所谓明君也，亡居外十九年，至困约，及即位而行赏，尚忘介子推，况骄主乎？灵公既弑，其後成、景致严，至厉大刻，大夫惧诛，祸作。悼公以後日衰，六卿专权。故君道之御其臣下。固不易哉！

040 楚世家

[102] 太史公曰：楚灵王方会诸侯於申，诛齐庆封，作章华台，求周九鼎之时，志小天下；及饿死于申亥之家，为天下笑。操行之不得，悲夫！势之於人也，可不慎与？弃疾以乱立，嬖淫秦女，甚乎哉，几再亡国！

041 越王句践世家

[166] 太史公曰：[167] 禹之功大矣，渐九川，定九州，至于今诸夏艾安。及苗裔句践，苦身焦思，终灭彊吴，北观兵中国，以尊周室，号称霸王。句践可不谓贤哉！盖有禹之遗烈焉。范蠡三迁皆有荣名，名垂後世。臣主若此，欲毋显得乎！

042 郑世家

[304] 太史公曰：[305] 语有之，"以权利合者，权利尽而交疏"，甫瑕是也。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，厉公终背而杀之，此与晋之里克何异？守节如荀息，身死而不能存奚齐。变所从来，亦多故矣！

043 赵世家

[118] 太史公曰。吾闻冯王孙曰："赵王迁，其母倡也，嬖於悼襄王。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。迁素无行，信谗，故诛其良将李牧，用郭开。"岂不缪哉！秦既虏迁，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，王代六岁，秦进兵破嘉，遂灭赵以为郡。

044 魏世家

[75] 太史公曰：吾適故大梁之墟，墟中人曰："秦之破梁，引河沟而灌大梁，三月城坏，王请降，遂灭魏。"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，国削弱至於亡，余以为不然。天方令秦平海内，其业未成，魏虽得阿衡之佐，曷益乎？

045 韩世家

[35] 太史公曰：韩厥之感晋景公，绍赵孤之子武，以成程婴、公孙杵臼之义，此天下之阴德也。韩氏之功，於晋未睹其大者也。然与赵、魏终为诸侯十馀世，宜乎哉！

046 田敬仲完世家

[27.1] 太史公曰：盖孔子晚而喜易。易之为术，幽明远矣，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！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，占至十世之後；及完奔齐，懿仲卜之亦云。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，专齐国之政，非必事势之渐然也，盖若遵厌兆祥云。

047 孔子世家

[37] [37.1] 太史公曰：诗有之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虽不能至，然心乡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馀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

049 外戚世家

[2.1] 太史公曰：秦以前尚略矣，其详靡得而记焉。汉兴，吕娥姁为高祖正后，男为太子。及晚节色衰爱弛，而戚夫人有宠，其子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。及高祖崩，吕后夷戚氏，诛赵王，而高祖後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。

050 楚元王世家

[8.1] 太史公曰：国之将兴，必有祯祥，君子用而小人退。国之将亡，贤人隐，乱臣贵。使楚王戊毋刑申公，遵其言，赵任防与先生，岂有篡杀之谋，为天下僂哉？贤人乎，贤人乎！非质有其内，恶能用之哉？甚矣，“安危在出令，存亡在所任”，诚哉是言也！

051 荆燕世家

[11] 太史公曰：荆王王也，由汉初定，天下未集，故刘贾虽属疏，然以策为王，填江淮之间。刘泽之王，权激吕氏，然刘泽卒南面称孤者三世。事发相重，岂不为伟乎！

052 齐悼惠王世家

[44] 太史公曰：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。以海内初定，子弟少，激秦之无尺土封，故大封同姓，以填万民之心。及後分裂，固其理也。

053 萧相国世家

[17] 太史公曰：萧相国何於秦时为刀笔吏，录录未有奇节。及汉兴，依日月之末光，何谨守管籥，因民之疾法，顺流与之更始。淮阴、黥布等皆以诛灭，而何之勋烂焉。位冠群臣，声施後世，与阎天、散宜生等争烈矣。

054 曹相国世家

[18] 太史公曰：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，以与淮阴侯俱。及信已灭，而列侯成功，唯独参擅其名。参为汉相国，清静极言合道。然百姓离秦之酷後，参与休息无为，故天下俱称其美矣。

055 留侯世家

[30] 太史公曰：学者多言无鬼神，然言有物。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，亦可怪矣。高祖离困者数矣，而留侯常有功力焉，岂可谓非天乎？上曰："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外，吾不如子房。"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，至见其图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盖孔子曰："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"留侯亦云。

056 陈丞相世家

[28] 太史公曰：陈丞相平少时，本好黄帝、老子之术。方其割肉俎上之时，其意固已远矣。倾侧扰攘楚魏之间，卒归高帝。常出奇计，救纷纠之难，振国家之患。及吕后时，事多故矣，然平竟自脱，定宗庙，以荣名终，称贤相，岂不善始善终哉！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？

057 绛侯周勃世家

[23] 太史公曰：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，鄙朴人也，才能不过凡庸。及从高祖定天下，在将相位，诸吕欲作乱，勃匡国家难，复之乎正。虽伊尹、周公，何以加哉！亚夫之用兵，持威重，执坚刃，穰苴曷有加焉！足己而不学，守节不逊，终以穷困。悲夫！

058 梁孝王世家

[23] 太史公曰：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，王膏腴之地，然会汉家隆盛，百姓殷富，故能植其财货，广宫室，车服拟於天子。然亦僭矣。

059 五宗世家

[38] 太史公曰：高祖时诸侯皆赋，得自除内史以下，汉独为置丞相，黄金印。诸侯自除御史、廷尉正、博士，拟於天子。自吴楚反後，五宗王世，汉为置二千石，去"丞相"曰"相"，银印。诸侯独得食租税，夺之权。其後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。

060 三王世家

[17] 太史公曰：古人有言曰"爱之欲其富，亲之欲其贵"。故王者壙土建国，封立子弟，所以褒亲亲，序骨肉，尊先祖，贵支体，广同姓於天下也。是以形势彊而王室安。自古至今，所由来久矣。非有异也，故弗论箸也。燕齐之事，无足采者。然封立三王，天子恭让，群臣守义，文辞烂然，甚可观也，是以附之世家。

061 伯夷列传

[6] 天道平分，与善徒云。贤而饿死，盗且聚群。吉凶倚伏，报施纠纷。子罕言命，得自前闻。嗟彼素士，不附青云！

062 管晏列传

[10]太史公曰：吾读管氏牧民、山高、乘马、轻重、九府，及晏子春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，欲观其行事，故次其传。至其书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。[12] 管仲世所谓贤臣，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贤，而不勉之至王，乃称霸哉？语曰“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睦亲也”。岂管仲之谓乎？[11]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，成礼然後去，岂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”者邪？至其谏说，犯君之颜，此所谓“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”者哉！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

063 老子韩非列传

[27]太史公曰：老子所贵道，虚无，因应变化於无为，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。庄子散道德，放论，要亦归之自然。申子卑卑，施之於名实。韩子引绳墨，切事情，明是非，其极惨礉少恩。皆原於道德之意，而老子深远矣。

064 司马穰苴列传

[4]太史公曰：余读司马兵法，闳廓深远，虽三代征伐，未能竟其义，如其文也，亦少褒矣。若夫穰苴，区区为小国行师，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？世既多司马兵法，以故不论，著穰苴之列传焉。

065 孙子吴起列传

[15] 太史公曰：世俗所称师旅，皆道孙子十三篇，吴起兵法，世多有，故弗论，论其行事所施設者。语曰：“能行之者未必能言，能言之者未必能行。”孙子筹策庞涓明矣，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。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，然行之於楚，以刻暴少恩亡其躯。悲夫！

066 伍子胥列传

[24] 太史公曰：怨毒之於人甚矣哉！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，况同列乎！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，何异蝼蚁。弃小义，雪大耻，名垂於後世，悲夫！方子胥窘於江上，道乞食，志岂尝须臾忘郢邪？故隐忍就功名，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？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，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！

067 仲尼弟子列传

[151] 太史公曰：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，誉者或过其实，毁者或损其真，钩之未睹厥容貌，则论言弟子籍，出孔氏古文近是。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，疑者阙焉。

068 商君列传

[11] 太史公曰：商君，其天资刻薄人也。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，挟持浮说，非其质矣。且所因由嬖臣，及得用，刑公子虔，欺魏将卬，不师赵良之言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，与其人行事相类。卒受恶名於秦，有以也夫！

069 苏秦列传

[66] 太史公曰：苏秦兄弟三人，皆游说诸侯以显名，其术长於权变。而苏秦被反间以死，天下共笑之，讳学其术。然世言苏秦多异，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。夫苏秦起闾阎，连六国从亲，此其智有过人者。吾故列其行事，次其时序，毋令独蒙恶声焉。

070 张仪列传

[59] 太史公曰：三晋多权变之士，夫言从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。夫张仪之行事甚於苏秦，然世恶苏秦者，以其先死，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，成其衡道。要之，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！

071 樗里子甘茂列传

[20] 太史公曰：樗里子以骨肉重，固其理，而秦人称其智，故颇采焉。甘茂起下蔡闾阎，显名诸侯，重彊齐楚。甘罗年少，然出一奇计，声称後世。虽非笃行之君子，然亦战国之策士也。方秦之彊时，天下尤趋谋诈哉

072 穰侯列传

[11] 太史公曰：穰侯，昭王亲舅也。而秦所以东益地，弱诸侯，尝称帝於天下，天下皆西乡稽首者，穰侯之功也。及其贵极富溢，一夫开说，身折势夺而以忧死，况於羁旅之臣乎！

073 白起王翦列传

[15] 太史公曰：鄙语云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。白起料敌合变，出奇无穷，声震天下，然不能救患於应侯。王翦为秦将，夷六国，当是时，翦为宿将，始皇师之，然不能辅秦建德，固其根本，偷合取容，以至笏身。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，不亦宜乎！彼各有所短也。

074 孟子荀卿列传

[1] 太史公曰：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“何以利吾国”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，利诚乱之始也！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。故曰“放於利而行，多怨”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好利之弊何以异哉！

075 孟尝君列传

[19] 太史公曰：吾尝过薛，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，与邹、鲁殊。问其故，曰：“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，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。”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，名不虚矣。

076 平原君虞卿列传

[19] 太史公曰：平原君，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，然未睹大体。鄙语曰"利令智昏"，平原君贪冯亭邪说，使赵陷长平兵四十馀万众，邯郸几亡。虞卿料事揣情，为赵画策，何其工也！及不忍魏齐，卒困於大梁，庸夫且知其不可，况贤人乎？然虞卿非穷愁，亦不能著书以自见於後世云。

077 魏公子列传

[17] 太史公曰：吾过大梁之墟，求问其所谓夷门。夷门者，城之东门也。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，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，不耻下交，有以也。名冠诸侯，不虚耳。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。

078 春申君列传

[24] 太史公曰：吾適楚，观春申君故城，宫室盛矣哉！初，春申君之说秦昭王，及出身遣楚太子归，何其智之明也！後制於李园，旌矣。语曰："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"春申君失殊英之谓邪？

079 范雎蔡泽列传

[35] 太史公曰：韩子称“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”，信哉是言也！范雎、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，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，非计策之拙，所为说力少也。及二人羁旅入秦，继踵取卿相，垂功於天下者，固彊弱之势异也。然士亦有偶合，贤者多如此二子，不得尽意，岂可胜道哉！然二子不困戾，恶能激乎？

080 乐毅列传

[20] 太史公曰：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，未尝不废书而泣也。乐臣公学黄帝、老子，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，不知其所出。河上丈人教安期生，安期生教毛翕公，毛翕公教乐瑕公，乐瑕公教乐臣公，乐臣公教盖公。盖公教於齐高密、胶西，为曹相国师。

081 廉颇蔺相如列传

[28] 太史公曰：知死必勇，非死者难也，处死者难。方蔺相如引璧睨柱，及叱秦王左右，势不过诛，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。相如一奋其气，威信敌国，退而让颇，名重太山，其处智勇，可谓兼之矣！

082 田单列传

[8] 太史公曰：兵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善之者，出奇无穷。奇正还相生，如环之无端。夫始如处女，適人开户；後如脱兔，適不及距：其田单之谓邪！

083 鲁仲连邹阳列传

[27] 太史公曰：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，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，荡然肆志，不诘於诸侯，谈说於当世，折卿相之权。邹阳辞虽不逊，然其比物连类，有足悲者，亦可谓抗直不桡矣，吾是以附之列传焉。

084 屈原贾生列传

[17] 屈平行正，以事怀王。瑾瑜比洁，日月争光。忠而见放，谗者益章。赋骚见志，怀沙自伤。百年之後，空悲吊湘。

085 吕不韦列传

[17] 不韦钓奇，委质子楚。华阳立嗣，邯郸献女。及封河南，乃号仲父。徙蜀惩谤，悬金作语。筹策既成，富贵斯取。

086 刺客列传

[56] 太史公曰：世言荆轲，其称太子丹之命，"天雨粟，马生角"也，太过。又言荆轲伤秦王，皆非也。始公孙季功、董生与夏无且游，具知其事，为余道之如是。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义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後世，岂妄也哉！

087 李斯列传

[22] 鼠在所居，人固择地。斯效智力，功立名遂。置酒咸阳，人臣极位。一夫诳惑，变易神器。国丧身诛，本同末异。

088 蒙恬列传

[10] 太史公曰：吾適北边，自直道归，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，堑山堙谷，通直道，固轻百姓力矣。夫秦之初灭诸侯，天下之心未定，痍伤者未瘳，而恬为名将，不以此时彊谏，振百姓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众庶之和，而阿意兴功，此其兄弟遇诛，不亦宜乎！何乃罪地脉哉？

089 张耳陈馥列传

[29] 太史公曰：张耳、陈馥，世传所称贤者；其宾客厮役，莫非天下俊桀，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。然张耳、陈馥始居约时，相然信以死，岂顾问哉。及据国争权，卒相灭亡，何乡者相慕用之诚，後相倍之戾也！岂非以势利交哉？名誉虽高，宾客虽盛，所由殆与大伯、延陵季子异矣。 ∴∴

090 魏豹彭越列传

[12] 太史公曰：魏豹、彭越虽故贱，然已席卷千里，南面称孤，喋血乘胜日有闻矣。怀畔逆之意，及败，不死而虏囚，身被刑戮，何哉？中材已上且羞其行，况王者乎！彼无异故，智略绝人，独患无身耳。得摄尺寸之柄，其云蒸龙变，欲有所会其度，以故幽囚而不辞云。 ∴∴

091 黥布列传

[19] 太史公曰：英布者，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、六，皋陶之後哉？身被刑法，何其拔兴之暴也！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，而布常为首虐。功冠诸侯，用此得王，亦不免於身为世大僇。祸之兴自爱姬殖，妒媚生患，竟以灭国！ ∴∴

092 淮阴侯列传

[28] 太史公曰：吾如淮阴，淮阴人为余言，韩信虽为布衣时，其志与众异。其母死，贫无以葬，然乃行营高敞地，令其旁可置万家。余视其母冢，良然。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则庶几哉，於汉家勋可以比周、召、太公之徒，後世血食矣。不务出此，而天下已集，乃谋畔逆，夷灭宗族，不亦宜乎！

093 韩信卢绾列传

[20] 太史公曰：韩信、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，徼一时权变，以诈力成功，遭汉初定，故得列地，南面称孤。内见疑疆大，外倚蛮貊以为援，是以日疏自危，事穷智困，卒赴匈奴，岂不哀哉！陈豨，梁人，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；及将军守边，招致宾客而下士，名声过实。周昌疑之，疵瑕颇起，惧祸及身，邪人进说，遂陷无道。於戏悲夫！夫计之生孰成败於人也深矣！ :::

094 田儼列传

[14] 太史公曰：甚矣蒯通之谋，乱齐骄淮阴，其卒亡此两人！蒯通者，善为长短说，论战国之权变，为八十一首。通善齐人安期生，安期生尝干项羽，项羽不能用其策。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，两人终不肯受，亡去。田横之高节，宾客慕义而从横死，岂非至贤！余因而列焉。不无善画者，莫能图，何哉？ :::

095 樊酈滕灌列传

[34] 太史公曰：吾適丰沛，问其遗老，观故萧、曹、樊哙、滕公之家，及其素，异哉所闻！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，岂自知附骥之尾，垂名汉廷，德流子孙哉？余与他广通，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。 …

096 张丞相列传

[39] 太史公曰：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，微甚。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。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，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。或乃阴私相毁害，欲代之。然守之日久不得，或为之日少而得之，至於封侯，真命也夫！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载不得，匡君居之未几，而韦丞相死，即代之矣，岂可以智巧得哉！多有贤圣之才，困厄不得者众甚也。

097 酈生陆贾列传

[23] 太史公曰：世之传酈生书，多曰汉王已拔三秦，东击项籍而引军於巩洛之间，酈生被儒衣往说汉王。乃非也。自沛公未入关，与项羽别而至高阳，得酈生兄弟。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，固当世之辩士。至平原君子与余善，是以得具论之。

098 傅靳蒯成列传

[13] 太史公曰：阳陵侯傅宽、信武侯靳歙皆高爵，从高祖起山东，攻项籍，诛杀名将，破军降城以十数，未尝困辱，此亦天授也。蒯成侯周緤操心坚正，身不见疑，上欲有所之，未尝不垂涕，此有伤心者然，可谓笃厚君子矣。

099 刘敬叔孙通列传

[20] 太史公曰：语曰"千金之裘，非一狐之腋也；台榭之榱，非一木之枝也；三代之际，非一士之智也"。信哉！夫高祖起微细，定海内，谋计用兵，可谓尽之矣。然而刘敬脱鞬辂一说，建万世之安，智岂可专邪！叔孙通希世度务，制礼进退，与时变化，卒为汉家儒宗。"大直若诘，道固委蛇"，盖谓是乎？

100 季布栾布列传

[11] 太史公曰：以项羽之气，而季布以勇显於楚，身屡军搴旗者数矣，可谓壮士。然至被刑戮，为人奴而不死，何其下也！彼必自负其材，故受辱而不羞，欲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终为汉名将。贤者诚重其死。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，非能勇也，其计画无复之耳。栾布哭彭越，趣汤如归者，彼诚知所处，不自重其死。虽往古烈士，何以加哉！

101 袁盎晁错列传

[157] 太史公曰：袁盎虽不好学，亦善傅会，仁心为质，引义慷慨。遭孝文初立，资適逢世。时以变易，及吴楚一说，说虽行哉，然复不遂。好声矜贤，竟以名败。晁错为家令时，数言事不用；後擅权，多所变更。诸侯发难，不急匡救，欲报私讎，反以亡躯。语曰“变古乱常，不死则亡”，岂错等谓邪！

102 张释之冯唐列传

[15] 太史公曰：张季之言长者，守法不阿意；冯公之论将率，有味哉！有味哉！语曰“不知其人，视其友”。二君之所称诵，可著廊庙。书曰“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；不党不偏，王道便便”。张季、冯公近之矣。

103 万石张叔列传

[26] 太史公曰：仲尼有言曰“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”，其万石、建陵、张叔之谓邪？是以其教不肃而成，不严而治。塞侯微巧，而周文处调，君子讥之，为其近於佞也。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！

104 田叔列传

[9] 太史公曰：孔子称曰“居是国必闻其政”，田叔之谓乎！义不忘贤，明主之美以救过。仁与余善，余故并论之。

105 扁鹊仓公列传

[49] 太史公曰：女无美恶，居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疑。故扁鹊以其伎见殃，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。缙萦通尺牍，父得以後宁。故老子曰“美好者不祥之器”，岂谓扁鹊等邪？若仓公者，可谓近之矣。

106 吴王濞列传

[20] 太史公曰：吴王之王，由父省也。能薄赋敛，使其众，以擅山海利。逆乱之萌，自其子兴。争技发难，卒亡其本；亲越谋宗，竟以夷隕。晁错为国远虑，祸反近身。袁盎权说，初宠後辱。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，山海不以封。“毋亲夷狄，以疏其属”，盖谓吴邪？“毋为权首，反受其咎”，岂盎、错邪？

107 魏其武安侯列传

[27] 太史公曰：魏其、武安皆以外戚重，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。魏其之举以吴楚，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。然魏其诚不知时变，灌夫无术而不逊，两人相翼，乃成祸乱。武安负贵而好权，杯酒责望，陷彼两贤。呜呼哀哉！迁怒及人，命亦不延。众庶不载，竟被恶言。呜呼哀哉！祸所从来矣！

108 韩长孺列传

[14] 太史公曰：余与壶遂定律历，观韩长孺之义，壶遂之深中隐厚。世之言梁多长者，不虚哉！壶遂官至詹事，天子方倚以为汉相，会遂卒。不然，壶遂之内廉行脩，斯鞠躬君子也。

109 李将军列传

[19] 太史公曰：传曰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。其李将军之谓也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辞。及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，皆为尽哀。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？谚曰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此言虽小，可以谕大也。

110 匈奴列传

[105] 太史公曰：孔氏著春秋，隐桓之间则章，至定哀之际则微，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，忌讳之辞也。世俗之言匈奴者，患其徼一时之权，而务纳其说，以便偏指，不参彼己；将率席中国广大，气奋，人主因以决策，是以建功不深。尧虽贤，兴事业不成，得禹而九州宁。且欲兴圣统，唯在择任将相哉！唯在择任将相哉！

111 卫将军骠骑列传

[135] 太史公曰：苏建语余曰：“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，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，原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，勉之哉。大将军谢曰：“自魏其、武安之厚宾客，天子常切齿。彼亲附士大夫，招贤绌不肖者，人主之柄也。人臣奉法遵职而已，何与招士！”” 骠骑亦放此意，其为将如此。君子豹变，贵贱何常。青本奴虏，忽升戎行。姊配皇极，身尚平阳。宠荣斯僭，取乱彝章。嫖姚继踵，再静边方。 ∴∴

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

[107] 太史公曰：公孙弘行义虽脩，然亦遇时。汉兴八十馀年矣，上方乡文学，招俊乂，以广儒墨，弘为举首。主父偃当路，诸公皆誉之，及名败身诛，士争言其恶。悲夫！ ∴∴

113 南越列传

[15] 太史公曰：尉佗之王，本由任嚣。遭汉初定，列为诸侯。隆虑离湿疫，佗得以益骄。瓠貉相攻，南越动摇。汉兵临境，婴齐入朝。其後亡国，徵自繆女；吕嘉小忠，令佗无後。楼船从欲，怠傲失惑；伏波困穷，智虑愈殖，因祸为福。成败之转，譬若纠墨。中原鹿走，群雄莫制。汉事西驱，越权南裔。陆贾骋说，尉他去帝。繆后内朝，吕嘉狼戾。君臣不协，卒从剿弃。 ∴∴

114 东越列传

[11] 太史公曰：越虽蛮夷，其先岂尝有大功德於民哉，何其久也！历数代常为君王，句践一称伯。然馀善至大逆，灭国迁众，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，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。盖禹之馀烈也。句践之裔，是曰无诸。既席汉宠，实因秦馀。迺、骆为姓，闽中是居。王摇之立，爰处东隅。後嗣不道，自相诛锄。 …

115 朝鲜列传

[10] 太史公曰：右渠负固，国以绝祀。涉何诬功，为兵发首。楼船将狭，及难离咎。悔失番禺，乃反见疑。荀彘争劳，与遂皆诛。两军俱辱，将率莫侯矣。卫满燕人，朝鲜是王。王险置都，路人作相。右渠首差，涉何上。兆祸自斯，狐疑二将。山、遂伏法，纷纭无状。 …

116 西南夷列传

[11] 太史公曰：楚之先岂有天禄哉？在周为文王师，封楚。及周之衰，地称五千里。秦灭诸侯，唯楚苗裔尚有滇王。汉诛西南夷，国多灭矣，唯滇复为宠王。然南夷之端，见枸酱番禺，大夏杖、邛竹。西夷後掇，剽分二方，卒为七郡。西南外徼，庄蹻首通。汉因大夏，乃命唐蒙。劳洸、靡莫，异俗殊风。夜郎最大，邛、笮称雄。及置郡县，万代推功。 …

117 司马相如列传

[17] 太史公曰：春秋推见至隐，易本隐之以显，太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，小雅讥小己之得失，其流及上。所以言虽外殊，其合德一也。相如虽多虚辞滥说，然其要归引之节俭，此与诗之风谏何异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，劝百风一，犹驰骋郑卫之声，曲终而奏雅，不已亏乎？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。 ::: 赞

118 淮南衡山列传

[29] 太史公曰：诗之所谓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”，信哉是言也。淮南、衡山亲为骨肉，疆土千里，列为诸侯，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，而专挟邪僻之计，谋为畔逆，仍父子再亡国，各不终其身，为天下笑。此非独王过也，亦其俗薄，臣下渐靡使然也。夫荆楚僇勇轻悍，好作乱，乃自古记之矣。淮南多横，举事非正。天子宽仁，其过不更。轘车致祸，斗粟成咏。王安好学，女陵作词。兄弟不和，倾国殒命。 :::

119 循吏列传

[1] 太史公曰：法令所以导民也，刑罚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备，良民惧然身修者，官未曾乱也。奉职循理，亦可以为治，何必威严哉？[12] 太史公曰：孙叔敖出一言，郢市复。子产病死，郑民号哭。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。石奢纵父而死，楚昭名立。李离过杀而伏剑，晋文以正国法。奉职循理，为政之先。恤人体国，良史述焉。叔孙、郑产，自昔称贤。拔葵一利，赦父非。李离伏剑，为法而然。 …

120 汲郑列传

[20] 太史公曰：夫以汲、郑之贤，有势则宾客十倍，无势则否，况众人乎！下邳翟公有言，始翟公为廷尉，宾客阗门；及废，门外可设雀罗。翟公复为廷尉，宾客欲往，翟公乃人署其门曰：“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。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”

“汲、郑亦云，悲夫！河南矫制，自古称贤。淮南卧理，天子伏焉。积薪兴叹，伉直愈坚。郑庄推士，天下翕然。交道势利，翟公怆旃。 …

121 儒林列传

[1] 太史公曰：余读功令，至於广厉学官之路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！夫周室衰而关雎作，幽厉微而礼乐坏，诸侯恣行，政由疆国。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，於是论次诗书，修起礼乐。適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自卫返鲁，然後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世以混浊莫能用，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，曰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矣”。西狩获麟，曰“吾道穷矣”。故因史记作春秋，以当王法，其辞微而指博，後世学者多录焉。

122 酷吏列传

[43] 太史公曰：自郅都、杜周十人者，此皆以酷烈为声。然郅都伉直，引是非，争天下大体。张汤以知阴阳，人主与俱上下，时数辩当否，国家赖其便。赵禹时据法守正。杜周从谀，以少言为重。自张汤死後，网密，多诋严，官事浸以耗废。九卿碌碌奉其官，救过不贍，何暇论绳墨之外乎！然此十人中，其廉者足以为仪表，其污者足以为戒，方略教导，禁奸止邪，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。虽惨酷，斯称其位矣。至若蜀守冯当暴挫，广汉李贞擅磔人，东郡弥仆锯项，天水骆璧推咸，河东褚广妄杀，京兆无忌、冯翊殷周蝮鸷，水衡阎奉朴击卖请，何足数哉！何足数哉！太上失德，法令滋起。破觚为圆，禁暴不止。奸伪斯炽，惨酷爰始。乳兽扬威，苍鹰侧视。舞文巧诋，怀生何恃！ :::

123 大宛列传

[38] 太史公曰：禹本纪言“河出昆仑。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。其上有醴泉、瑶池”。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，穷河源，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？故言九州山川，尚书近之矣。至禹本纪、山海经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大宛之迹，元因博望。始究河源，旋窥海上。条枝西入，天马内向。葱岭无尘，盐池息浪。旷哉绝域，往往亭障。 ∴∴

124 游侠列传

[16] 太史公曰：吾视郭解，状貌不及中人，言语不足采者。然天下无贤与不肖，知与不知，皆慕其声，言侠者皆引以为名。谚曰：“人貌荣名，岂有既乎！”于戏，惜哉！游侠豪倨，藉藉有声。权行州里，力折公卿。朱家脱季，剧孟定倾。急人之难，免讎于更。伟哉翁伯，人貌荣名。 ∴∴

125 佞幸列传

[9] 太史公曰：甚哉爱憎之时！弥子瑕之行，足以观後人佞幸矣。虽百世可知也。传称令色，诗刺巧言。冠璘入侍，傅粉承恩。黄头赐蜀，宦者同轩。新声都尉，挟弹王孙。泣鱼窃驾，著自前论。 ∴∴

126 滑稽列传

[13] 太史公曰：淳于髡仰天大笑，齐威王横行。优孟摇头而歌，负薪者以封。优旃临槛疾呼，陛楯得以半更。岂不亦伟哉！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经术为郎，而好读外家传语。窃不逊让，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，编之於左。可以览观扬意，以示後世好事者读之，以游心骇耳，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。 ∴∴

127 日者列传

[22] 太史公曰：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，多不见于篇。及至司马季主，余志而著之。 ∴∴

128 龟策列传

[1] 太史公曰：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，兴动事业，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！唐虞以上，不可记已。自三代之兴，各据祯祥。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，飞燕之卜顺故殷兴，百穀之筮吉故周王。王者决定诸疑，参以卜筮，断以蓍龟，不易之道也。

129 货殖列传

[2] 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已。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，口欲穷刍豢之味，身安逸乐，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。俗之渐民久矣，虽户说以眇论，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

130 太史公自序

[26] 太史公曰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，正易传，继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？’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。” [35] 太史公曰：“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作易八卦。尧舜之盛，尚书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春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